

城乡的玩

□ 许锋

乡村有很多好玩的，无非都很土。玩法很土，玩得很土。捉迷藏、打仗、钻玉米林、打鸟、捉鱼、爬树，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浑身也脏得不亦乐乎。乡村的孩子浑身都是土腥味的，脸、脖子、胳膊、腿，都晒得黑黝黝的。说实话，在土里摸爬滚打的孩子，没见过什么世面，但也没什么坏心眼，见人就会嘿嘿地傻笑、憨笑，成为作家描写农村孩子的保留词语。

当然，乡村有广阔的田野，有烂漫的山花，有茂密的树林，有清澈的溪水，可以玩的东西还有不少。比如躺在田野上望云、在山花丛中抓蝴蝶、在林中摸鸟蛋、在小溪里扑腾、撩水。更有甚者，可以骑马、骑驴、骑羊，乃至骑猪。我幼时不敢骑马、不敢骑驴，骑过羊、山羊，它那精瘦的身体在我的胯下颤巍巍地立着，但它脾气很好，不怒、不躁。我挺直了身子，轻轻一拍羊的脖子，羊居然就真的往前走了几步。对于孩子来说，能骑羊走上几步，脸上就已经乐开花了。骑猪，只要你觉得猪脏，它倒无所谓。起初不太适应，抵触，后来硬生生地挺着，你让它走，使劲让它走，它就走。不过走不了几步，你就会从它身上摔下来。毕竟是猪，站得低，望得近，不能高瞻远瞩，没有方向感。就算能走几步，也是绕圈子，它一绕，你就晕了。一般情况下，孩子们都不太愿意骑猪，猪脏，浑身臭烘烘的，长得也不美。但实在想玩时，我们会把猪赶过来，有时趁它不注意一下子跳上去，猪习惯被人宰，不习惯被人骑，背上猛地落上重物，几

乎震惊了，“嗷”的一声叫，使劲往前冲，那时不管谁在背上，不是摔个仰八叉，就是斜生生地掉下来，又是一身土。

只是，你尽可以放心的是，孩子们不管怎么玩，怎么闹，多数时，乡村是安全的，乡村的地是安全的，乡村的树是安全的，乡村的溪流是安全的。

或者说，那时候的乡村是柔软的。风是柔软的。鸟的叫声是柔软的。整个乡村，没有坚硬的、锐利的声音。铁器与土地的摩擦，不会发出刺耳的声音，那是一种融合，充满希望的合作。

能响彻整个乡村的声音，我仔细回忆，大约就是过年前腊月里杀猪的声音了。那些猪，与我们相随相伴了整整一年，甚至两年时，它们就该以另外一种状态存在了。到那个时候，孩子们都是兴奋的，胆怯的。一些娘，叫孩子捂上眼睛，别看。一些孩子，干脆躲得远远的，甚至捂住耳朵，心惊胆战地等着。磨刀的声音，烧柴火（烧开水，烫猪毛）的声音，年节里人们兴高采烈的声音在乡村盘旋。一些胆小的孩子待猪告别生命，或者在世间的呼喊终结时，才支起耳朵，睁开眼睛，这时亲爱的猪已经走完了它那短暂的一生。

——当然，杀猪，或者看杀猪，不是一种玩法。那是一种血腥的场景，很小的孩子最好别看。很小的孩子心头还是要绽放山花的烂漫，清澈的溪水、小鸟的啼鸣，那会使单纯和简单。

其实我知道，在乡村还有更好玩的。晚

上睡在瓜棚里便是很刺激的“玩”。白天很热，到了晚上却凉快了。瓜棚都是临时搭建的，不大不小，刚好安放头、胳膊、腿儿。基本能卧两个人。四周不密封，很通透，可以随时出去。

钻进瓜棚，兴奋一阵子，静静地躺下，此时除了听到风吹着各种叶子的声音，便是各种虫子的叫声，此起彼伏，一阵比一阵喧嚣，斗气似的；不长时间，又一下子寂静无声，似乎在酝酿下一次的爆发。我试探着听其他声响，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汽车、拖拉机、人的喧哗。“接到”（其实是死皮赖脸地缠着舅舅“分配”的任务）看瓜的任务时，都是瓜快熟时，从太阳底下看，瓜个个长得溜圆。瓜里个别性子急的，其实基本熟了，能吃了。村里有的人，或者路过的人，心里实在痒痒，便去别人的地里偷瓜。有人看，一般就不偷了。如听见动静，呵斥两嗓子，来者也就知难而退了。毕竟，偷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为了一个瓜，怪难为情的。看瓜虽不凶险，但一个小孩子是不能看瓜的，至少两个。还要一大一小。大的自我约束力强一些，否则留两个馋虫在瓜地里，瓜能不能看住在其次，撑得肚皮像瓜皮完全有可能。

这么说，其实在乡村好玩的很多。乡村里所有玩的，都属于自然状态，土里土气，土了吧唧。不洋，不高尚。但也不低级、庸俗、羞耻。

城市的玩，一般意义上，层次会高于乡村。城里人比村里人有钱。所以城里的夏天有寒冷的冰窟让人体验酷暑中的严寒。有溜冰场，让人在室内的冰上翩跹起舞。有游泳

池，一个个孩子像虾米似的乱扑腾。有各种各样的小吃。也有空地儿，能打羽毛球，踢毽子。若你住的地方靠近大学，说不定可以进去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

城里还有豪华的电影院，可以看最潮的大片，大片又分好多层次，最好看的是3D立体电影，不习惯的人一看就晕，想吐。

城里的玩，种类上远远多于乡村。城里是孩子们的天堂，尤其年节时，城里人山人海，蔚为壮观，孩子们夹杂其中，高兴得忘了自己叫什么。

玩这个东西，我想，大约就是属于孩子的专利。或者更多时，小孩子玩，大人们看。我们小时候，我们在玩，大人不看。也许悄悄在看，我们未发觉罢了。现在的孩子不管到哪里玩，都有大人跟着。不跟的情况，除非小孩子一直生活在一个社区里，左邻右舍都熟悉得像我爸爸当年的战友似的。——现在这样的邻居，这样的社区，还有多少呢？

我也知道，一旦放假，很多的孩子很无聊，没玩的。什么是真正的玩呢？玩，总要和同龄人在一起才快乐，放了学，回了家，一个孩子，跟谁玩？

家里阔的，孩子大的，玩其他的。极个别的孩子就飙车，飙摩托车、飙跑车。这和我们当年骑羊与骑猪是截然不同的体验，我们当年没有伤害羊，猪，也没有伤害自己，还没有伤害爸妈。城里的孩子飙车，真的很危险。

——那已经不算玩了。

仰望 远去的父亲

□ 朱永芒

到今年的八月初一，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父亲的音容笑貌还常萦绕在儿女们的脑海里。

父亲二十岁出头就娶了我母亲，生育了三男四女，中途天亡一子，活下的六个子女个个健在。十年前，父亲走的时候整九十岁。九秩人生，历经沧桑。

出身贫寒的父亲，上了两年半的学堂，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抗日战争时期，老实本分的父亲曾被伪军抓去当挑夫、筑篱笆，吃尽了苦头，还险遭不测。后来父亲自学了珠算，得益于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村里做了会计。1969年，任大队支部书记。

艰苦年代，百废待兴。父亲像个领头雁，带领着全村男女老少“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在抓生产的同时，父亲带着一帮人在村后的土坡上建起了砖瓦厂。一来方便了村里及周边的村民们购置砖瓦，改善居住条件；二来也给村集体带来了部分收入。无论是田垄地头，还是村里的群众家事，父亲总是亲力亲为。为了全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一千多名村民的集会及文化娱乐活动有一个稳定的室内场所，父亲领着一班精壮劳力，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建起了村中的大礼堂。在建设过程中，父亲全程紧盯工程的进度、质量和安全，只要有空都会去礼堂工地转转，解决实际问题。一次，父亲还不慎在工地的脚手架上跌落下来，留下终身的腰伤。

为了改变村容村貌，父亲还专门请人把村里的远景规划和旧貌示意图画在一进村口就能看见的大礼堂的外墙上。自那以后，村干部的目标更明确了，干劲更足了，修筑了村前大道，解决了通往另外两个自然村的行路难问题；格田成方，兴修水利，以迎接后来的农业机械化；利用冬季农闲，在村前的荒山上栽松种竹，造福子孙后代。父亲在大队工作期间，由于成绩出色，曾多次受到上级政府和党委表彰，数次被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们大队还被选为“学大寨”的典型，父亲作为全县仅有的两名村支书代表之一，和县、社领导一起去山西大寨参观学习。

到了1977年，父亲被调派到乡农机站当站长兼支部书记。4年后，父亲服从安排，被调到刚办不久的乡企软木厂，帮助日后发展乡镇企业，直到退休。退休后，他还被厂里留用，负责采购生产软木的原材料。和农机站相比，在软木厂不仅辛苦，福利待遇还低，但父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父亲不仅在工作待人处事上为儿女们率先垂范，在廉洁奉公、孝亲敬老方面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人都说“干部一当，到处沾光”，可父亲没有这样做。在大队工作期间乃至调离时，我们一家八口人一直挤在砖泥混砌、只有五十多平方米的低矮平房中。常来大队指导工作的县武部领导看到后，要给父亲一些计划木材，让他把房子修缮一下，被父亲婉拒了。

父亲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打我记事起，我奶奶就一直跟着我们家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奶奶空闲时间爱抽烟，过一段时间，父亲总会让我去问问奶奶，香烟还有没有。偶尔父亲出差，总会带上两三包稍好一点的香烟，等我一放学，就会让我送给她。

在对儿女们读书方面，父亲总是对我们说，不论男女，只要有能力读下去，砸锅卖铁都会供你们读书的。受父亲的影响，我们一个个长大后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能尽职尽责，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六个子女中有一大半先后加入了党组织。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但他那勤劳朴实、不忘初心的品质，永远铭记在儿女们的心中，永远值得儿孙们学习和仰望！



岛
周文静 摄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高考”

□ 徐光惠

七月份，很多人都谈论着同一个话题，那就是高考分数。金榜题名的，喜笑颜开，请客庆贺填报志愿；名落孙山的，痛哭流涕，气氛紧张。

朋友的儿子小浩从小到大学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一直是夫妻俩的骄傲。高考那年，小浩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市里一所重点医科大学，全家人都为他高兴。朋友夫妻俩都是工薪阶层，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儿子将来大学毕业，能够学有所成。

小浩大学四年刻苦学习，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去了一家医院进行规培，跟着老师实习。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不知道是工作太累，还是业余生活太无聊，小浩完全就像变了个人，迷上了打游戏、网络赌球，通宵达旦沉迷其中，上班无精打采，神思恍惚，后来连班也不上了，成天窝在卧室里，到处跟同事、同学借钱，借不到钱甚至去网贷，欠下近三十万元的债，日复一日地浪费着生命。朋友夫妇得知后犹如晴天霹雳，伤心欲绝，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曾经引以为傲的儿子如今前途尽毁，家里常常被催债电话骚扰，小浩每天躲在屋里昏昏欲睡，颓废不

堪。朋友痛心之余，不得不把刚买的新房低价转卖，为儿子还债。小浩在家消沉一年后，看到父母满头的白发和失望的眼神，终于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他深感悔恨，开始振作起来，报了网络学习班，一边工作一边苦读，三年后考取了医师证，又经过激烈的竞争考核，终于被一家医院录取成为一名医生，完成了人生的蜕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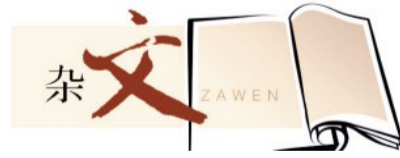
好友娟儿的表妹小雨曾经高考失利，只考取了一个二类大学，还被调剂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律师。上大学后，小雨不愿认命，她要改变现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实现当律师的梦想。大学四年里，她是班上最早到教室，寝室最晚一个睡觉的，整天埋头学习从不懈怠。通过努力，小雨不仅转到了法律专业，毕业时，还通过了难度很大的司法考试，给了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稳重端庄的气质，小雨一路过关斩将，顺利进入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圆了她心之所向的律师梦。如今，十多年过去，小雨已成为律师事务所的金牌律师，活成了她最想要的样子。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大考，意义非凡，但

它不是人生唯一一次大考，而是人生路上新的起点。真正的努力，是从高考结束开始。人生没有一蹴而就，生活没有一劳永逸，一次高考成绩的好坏，决定不了一个人的一生。

即使榜上无名，也不要灰心丧气，轻易否定自己，重要的是如何走好日后生活的每一步。失败了可以重来，只要你心中还有梦，只要重新调整好心态，不轻言放弃，继续朝着梦想努力前行，一步步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哪怕将来你只是一个职员、快递小哥或是私营业主，一样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活得精彩。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高考”，考公务员、考职称、结婚、生子、买房等，每一次都是重大考验。人生处处是考场，愿我们整装待发，全力以赴，迎接每一次“高考”，让余生不留遗憾。



奶奶的老蒲扇

□ 刘卫

在我们的记忆里，奶奶那把蒲扇似乎用了好多年。做家务活时，她总把蒲扇放在伸手可及之处，忙着淘米煮饭，换蜂窝煤，洗菜，切肉，搓洗衣服，拖地，刷牙，给蒲院的花草浇水……大热天里，奶奶累得汗水淋漓，伸腰捶背，抽空扇一小会儿，以解周身疲惫。

有几次，我以为自己已长大，有力气，双手握扇，在奶奶身边猛扇。可没多久，我就觉得手腕发酸，风力越来越小。奶奶感觉到了。她放下手中活，抹了把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慈爱地说：“乖娃子，就数你最疼奶奶啊！扇不动，就出去玩儿。”

每天一家人在小院里纳凉，奶奶又忙着摆竹床和躺椅，点蚊香，安放竹枕，备毛巾被，倒酸梅汤，切西瓜片。最后，终于闲下来，奶奶坐在竹床边的小靠背椅上，手里一直不停，给我们扇风。她在讲嫦娥奔月的神

话故事，讲她自己有趣的人生经历，还出谜让我们猜。月亮消隐，群星朦胧，睡意袭来，奶奶的蒲扇摇出阵阵凉风，把我们带进甜美的梦里。

爷爷走后，由于父亲工作出色，我家的经济有所改善。父亲特地给奶奶买了一把市场上刚兴起的鸿运扇。尽管如此，节俭的奶奶只在睡前开一小会儿。那把老蒲扇成了她心头的不舍，再摇，手却显得松软无力。直到我们在她的房间安了空调，把炎热暑气挡在外面，置身于一片清凉如春的居家环境中，奶奶不相信是真的。每次出门散步，拄着拐杖的奶奶与人唠嗑，抖着手象征性地把老蒲扇“摇”几下，引得周围老太太们瘪嘴，会心一笑。

奶奶的老蒲扇，摇出了暑来暑往和我们美好的童年，也摇出了岁月的艰辛和时代的变迁。

沿着伊犁河的方向

□ 张仁君

你本不高大
却喜欢爬高登远
你本不强壮
却从军营中走出
你本不豪迈
却喜欢朗诵《将进酒》的格调
你本不洒脱
身旁却聚了无数挚友

忽有一天
你越过黄河长江
越过河西走廊
越过戈壁荒漠
绕过爱人不舍的目光
来到了草原
登上了天山
你昂首仰望
直指云端
你还要继续远行
一意西巡
因为那里
也曾是我们的家园

你想用意志征服
你想用脚步丈量
你想挖一壶小老窖
攀过每一个山头
你想吟一首小夜曲
访遍每一座毡房
你想沿着伊犁河的流向
跋涉千里
直至巴尔喀什湖
你想摸摸那里的湖水
是否与伊犁河
一样的冰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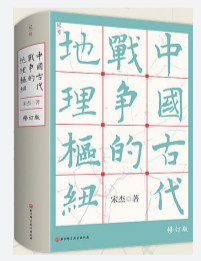
《闻一多中国神话十五讲》闻一多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定价:59.90元

本书是闻一多在清华大学开设的神话学课程的讲义，以其深入浅出的语言和幽默风趣的讲述风格讲述中国神话。



《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田晓菲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定价:79.00元

在“烽火”与“流星”光芒的照亮下，勾勒南方帝国的文学版图。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宋杰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定价:138.00元

著名历史军事地理学者宋杰详解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国家战略，读懂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底层逻辑！



《导演》西德尼·吕美特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定价:55.00元

大导演吕美特带我们走进片场，“一镜到底”，记录从排练到杀青的整个过程。

本栏目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